

#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

## ——印光與太虛（三）

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周海德居士獎學金

● 吳孟謙

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

### 五、繼往開來之際的反思

佛教從二十世紀走向二十一世紀，百年來的風雨中，所幸有前仆後繼的大德們，本著為法忘軀的精神，不斷地從事繼往開來的工作，方使釋迦法脈得以延續，眾生慧命不致斷絕。上文已論述、比較了印光與太虛這兩位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巨人，此刻不妨省思當前中國佛教所面對的課題。

首先應當檢討的，是佛教傳統精神的繼承問題。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的復興，最主要仰仗的

是德學兼備、住持正法的人才，如本文所述的印光與太虛。應當注意的是，這些住持正法的第一流人物，皆是傳統叢林中造就出來的僧才。傳統叢林制度，固然自明清以來弊端叢生，而成為民國佛教批判的對象；但是不可否認的，它實是解行並進的修學場所，是千餘年來孕育中國佛教人才的搖籃。甚且影響到宋代以下的書院規制，啟發了宋明理學重視人格化育、日用體驗的講學風格。故太虛當年創辦武昌佛學院，也依然是本傳統制度而設。然而近一世紀以來，佛教叢林寺



院或遭受政治風暴之破壞，或拋棄傳統教學制度而開辦佛學院，傳統叢林的教育精神所存者幾希。中國佛教今日雖看似蓬勃發展（尤其在台灣），其實近二十年來早已頗有衰落的趨勢。佛教界所公認的最大問題在於「人才危機」，其原因恐與傳統精神的逐漸衰頹相關。蓋中國傳統學問無論佛學或儒學，重點都在「求道」，其特質是學問與人格、經典與生活打成一片，而過去的叢林與書院，正是極適合求道的場所。就今日而言，叢林與書院似乎顯得保守，然而它畢竟曾為傳統學問「保」住讀書種子、「守」住聖賢慧命。今日將此種學問轉植於西方的教育制度下來研究，能否接得上傳統學問的核心精神？能否真為下一個時代培養出根柢深厚的人才？

中國佛教畢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東初法師曾言：「對（中國）佛學瞭解到如何程度，就看對國學修養得如何。」這並非虛言，印光與太虛，毫無疑問

地皆有相當程度的舊學基礎；然而今日的佛學院在英、日、梵、巴、藏等外語能力的加強外，是否仍重視國學呢？若否，如何期待中國佛教在穩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呢？前一時代所培養出的高僧大德，今日幾已凋零殆盡，而新一輩僧人或居士中，多缺乏深入漢文藏經的國學素養，長此以往，來日弘揚中國佛法的人才，如何能與訓練有素的西藏僧侶與苦修實行的東南亞僧侶相比呢？

太虛當年雖主張廣泛吸納研究世間學問與其他地域的佛學，然而他從未因此西化或世俗化，他是穩立在深厚的傳統資源中以求開新的人物，就一意革新者看來，也許會認為他背負了太多傳統的包袱，而無法真正走向現代，然而話說回來，拋棄傳統以求新求變者，究竟走向的是怎樣的現代呢？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佛教本身的問題，更是中西交會以來所遺留給整個傳統文化的難題，需要有志者集思廣益地謀求解決之道，否則中國佛教的前景



必然堪慮。

其次要檢討的，是佛教現代化的問題。印光、太虛都屬於人生佛教的弘化典型，都以佛法指導現實人生，在世間事務中實踐佛法，這是佛教邁向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，然而佛教要如何才能真正稱得上現代化呢？

已故學者傅偉勳先生曾積極呼籲中國佛教的現代化，他認為中國佛教雖已較印度佛教具有入世色彩，卻始終未能積極地面對此岸，像儒家或西方宗教（如猶太教或耶教）一般，建立起合乎時代需求的世俗倫理甚至政治社會思想。他引智顛「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」（《法華玄義》卷五）之語，認為傳統佛教雖有此觀念，但「人間世的生產生計不違實相是一回事，傳統以來的中國佛教徒願否與能否以正面積極的『治生產業』為中道實相則是另一回事。」言下之意，傅先生認為傳統以來的佛教仍太注重個人修行，未能積極地向世間伸展。

然而智顛此語，是他在講解天台圓教修行次第中，五品弟子位的最後一品：「正行六度品」的境界，此時修行者已通過「隨喜」、「讀誦」、「講說」、「兼行六度」等次第，調伏所有煩惱，具足了自行化他的能力，只要再進一步即能斷煩惱、出三界，故就其人自身之境界而說：「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」若就具足生死煩惱的一般人而言，縱使肯發心辦佛教事業，卻遠遠談不到此一層次。

佛法的修行次第自有其應當重視的本末先後，否則世間治生產業的佛教徒，若都一廂情願的宣稱自己當下不違實相，佛教亦不必別立僧寶、度人出家了。此因辦世間之事業尚易，而了生脫死則甚難也！

上文曾提到梁漱溟對佛教人間化抱持否定的看法，其實梁氏並非對佛教存有偏見，他本身即是一虔誠的佛教徒，因此他認為佛教介入世間後必非復佛教的見解，應是指佛教出世的精神過度



世俗化後，將失去其本來面目，此說法值得今日佛教界省思。

當年印光在提倡敦倫盡分的同時，也在了生死的立場上極力弘揚淨土法門，自無世俗化的問題；而太虛則希望「在家出家四眾皆投入社會各階層的資生事業，在社會人群的服務中修習六度萬行的菩薩道」，其用意是極美善的，今日台灣佛教界的人間淨土思想，也是繼承太虛之路線而來，且在濟世利民上，有著相當可觀的成果。然而投入資生事業與社會服務的人們，若無太虛一般的參學正見與修證工夫作為基礎，只是憑著改善世界的一股熱誠，是否能超越人天善法而真正切合大乘菩薩道的宗旨呢？是否能在世間各種濟世利人的宗教學說中顯現出佛法的殊勝呢？

進一步說，佛法本質上是出世的、修證的宗教，是一套特殊的宇宙人生觀，弘法者所扮演的只是一個引導者的角色，信仰、修持和覺悟與否，端在眾生自身，因此不容易像一般社會制度

或法律規範一般，將不同價值取向的人整合在一套客觀化的倫理模式中，也很難投入全副精力，積極參與各項政治、社會與文化議題的討論，而只能最大限度地從旁表達關切、提供建議或是給予援助。除非弘法者本身已經了生脫死，否則世間事務的經營構畫，都不能造就了生脫死而成為終極關懷，否則就不再是佛法。即使是講究利益眾生的大乘菩薩道，也必須能視世間的一切如夢幻泡影，才能真正利益眾生。因此菩提心依舊必須以出離心為基礎，畢竟如果忽略解脫而只講世間的淨化，本身就是一種執著世間為恆常實有的「常見」，不合佛法第一義。

太虛曾言：「但求現實人間樂者，將謂佛法不如儒道之切要…但求未來天上樂者，將謂佛法不如耶、回之簡捷。」此語透露出佛法與世間宗教，在世界觀與終極關懷上皆有顯著的不同，因此我們恐怕也很難用世間法的標準來要求佛法。就佛法而言，



世間宗教屬於人天法，自然較容易契合世間常情而便於推展；而佛法雖涵攝人天法，畢竟不僅止於人天法，而有其出世間的解脫道與菩提道。

佛教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固需極力貼近現代人的生活與觀念，以求契機施度，但「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，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終究不能因提倡現代化、人間化而全然世俗化，喪失自身本有的勝義，否則其終極關懷恐會變質，修行功夫的本末輕重也將隨之顛倒，此點實為當今佛教徒應有的警覺。

## 六、結語

同樣處在清末民初動亂紛擾、生靈塗炭的時局中，印光與太虛二位佛教高僧，因其各自的見地，開展出共具人生佛教精神，而又各具特色的弘化典型。印光見到正法的衰頹、道德的敗壞、人心的迷惘，在如此惡劣動

盪的環境下，人們最迫切需要的實是重視倫常、深信因果的平正知見，以及仰仗佛力、下手簡易的念佛法門。因此他數十年閉門潛修，以身教言教大力弘揚三根普被的淨土一宗，終成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。而太虛則見到佛教叢林的腐化、僧人素質的低落與整個佛教界的鬆散消極，以致於所謂拔苦濟世的大乘佛教，此時竟對國家民族拿不出一分積極貢獻，這一刺激使他生起無盡的悲願，因而走上改革傳統積弊、融貫佛教世法、因應時代問題的道路，成為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馬丁路德。

大陸學者周軍曾言：「二者間的差異最終只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立足點不同而已，不僅不相隔礙，反有互相補助之益。」確實，兩人各具風範的佛教弘化事業，共同挽救了清末民初死氣沉沉的佛教界，也為中國佛教的未來，燃起了光明與希望。

回顧百年來佛教得以復興的緣由，終究是因「人能弘道」



之故，因此中國佛教欲在未來得到發展，重點不在量的擴展，而在質的把握。如何培養出解行並進、真修實證的人才，重新承繼起傳統精神，較之於學術研究的促進或慈善事業的擴展，其重要性都遠遠過之。此外，在全球化、國際化的現代社會中，佛教

既必須使自己向外開放，轉換出與現代生活相適應的一番新面貌；又必須保持其超世的理想與內證的性格，慎防庸俗化與核心價值的失落。這都是當前佛教應該積極面對的大課題，也是日後佛教繼續不斷努力的方向。◎（全文完）

「心很小的時候，世界就變得很小，小得看不見一片美麗的樹葉；心很亂的時候，路就變得很多，我們都是這樣和自己走失的……」這是電影「禪說阿寬」主題曲中的歌詞。每個生命的問題都有個答案，只要你往裡看，就在

你的心中。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，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本演講將從佛教文學角度來看「心」的種種意象。



時間：97年2月24日（星期日）下午2時30分

主講：丁敏博士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）

地點：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 
（中華東路三段332號）

主辦：台南市立文化中心·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 
電話：06-2881677

學術講座

免費自由入座◎凡參加本講座貴賓可獲贈珍貴書籍

佛教文學中「心」的意象探討